

这是我赴皖插队头一年的事儿。落户之日，时近春节，已经闻得到淮水平原过年的气息了。

集体户九名上海知青,就我戴着一副眼镜,显得老气,几个老乡便让我给他们写春联。这应该是当地的秀才或先生一年一度的“传统任务”,怎么“派”到了我的头上。瞅着他们手中的墨墨和红纸,我暗暗叫苦。我对自己的钢笔字都不自信,遑论毛笔字。此刻我真后悔,当初没有下功夫跟外公书法篆刻家的外公好好学书法,以致到了要用的时候,拿不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

在一旁的生产队老队长见我连连推辞,不高兴了:“老高,俺瞧你是拉着胡子过河——谦虚过度(牵须过渡)。”(老乡对知青皆称“老x”)

眼看再推下去要得罪人了,我一咬牙,硬着头皮接下了这差事,就当练大楷吧。我把纸摊开在擀面条的案板上,捡起地上的半截砖头当镇纸,定了定神,提笔蘸了墨汁,煞有介事地书写起来。

二十多年前,翔宇张师哥买了一本周劭的《向隅晚笔》,从上海寄到大阪送我。果然里面有我很感兴趣的资料——作者说,有一位大师去世了,大家都没有反应,虽然是货真价实的大师,可惜其从事的是“小技”篆刻,所以不太引人注目。这位大师就是陈巨来先生。

周劭墓有青草,他绝对想不到,现在,情况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许多原本对篆刻一无了解的朋友,居然津津乐道陈巨来。当然,《安持人物琐忆》先是在《万象》杂志连载,复由上海书画出版社集刊印,添印了一批又一批,很久以来高居发行排行榜的前列。丰富多彩的回忆,加上些许八卦;生动入微的描述,涉及的又多为近代史上的有名人,理所当然地吸引了社会。

不过,至今我仍然固执地认为,巨来先生头上的光环,始终是“篆刻家——元朱文巨擘”无疑。

请看元朱文“下里巴人”。美到极致,美到无法改动一二,美到无人可以复制。这才叫大师。

元朱文,是取法元代风格的小篆朱文印,是小篆圆朱文印中的明珠,可比诸格律森严的盛唐格律诗,如果作者没有深厚的铁线篆功力,不能书写对称匀净的小篆,是创作不出元朱文的。况且,还要具有印外的学问。

张大千曾用《登徒子好色赋》的名句,赞陈巨翁的元朱文——如古美人,增之一分则太长,减之一分则太短……

读者朋友们仔细品味这一方“下里巴人”(图上),大概会拊掌击节赞同张大千的见解。

陈巨翁的元朱文,安排得享匀妥帖。印中的文字融为一体,就是一个清凉世界,和谐社会;每一个字又都以最美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,就像一位佳人在朝您微



在慈溪上林湖畔,有两座寻常的小山丘,丘上自由地长着些翠竹。翠竹脚下,满山坡尽是些碎瓷片,和泥土沙石混在一起,重重叠叠,正不知厚可几许。翻捡来看,有的粗糙,有的细滑,青的,白的,带有花纹的,一总是废弃之物。

那就是越窑遗址。从唐至清,一千多年的处理品全部就地丢弃,造就了这样的一座“瓷山”。正品呢,都出口到朝鲜半岛或者日本去了。镇海口的招宝山下,一艘艘满载上品青瓷的商船扬帆出海,不顧风高浪急,将要去到海的那边,那遥远的异国他乡。

我也曾颠簸两天两夜,望穿那辽阔的海,去到商人们遥望着,甚至有些商人一生也没能真正望见的那片土地。浩瀚的碧波之上,又何曾留下一痕船印?一帆风顺的过去了,遭遇风暴的葬身海底——木浦舟沉,泉州舶现,自明州(今宁波)到博多,水下遗骨正不知有多少。然而,载舟几何,覆舟几许,茫茫东海依旧是大象无形。

1987年,日本的考古队在九州发现了太宰府鸿胪馆遗址。当年它濒临博

等;也有毛泽东诗词中的句子,如“天连五岭银锄落,地动三河铁臂摇”“四海翻腾云水怒,五洲震荡风雷激”等;还有村干部要求书写报纸上提供的一副副“新春联”,如“社会主义欣欣向荣,人民公社蒸蒸日上”“树雄心改造大自然,立壮志建设新农村”“广阔天地炼

笑;每一根线条又都干净利索,体现肉感,充满弹性,却又没有丝毫的媚态。

这方“下里巴人”,脱胎于清人巴慰祖。巴氏的原作疏朗从容,也是一方佳作(图中)。巴氏有印谱行世,但他的“下里巴人”未见于谱中,仅在其书作上钤用。六十年代初,钱君匋老师和叶潞渊文,为香港《大公报》撰写连载的《中国玺印源流》,曾向吴湖帆先生借得巴氏书轴,用该轴所钤的葫芦印“巴氏”(图下)和“下里巴人”,作为巴慰祖篇的附图。钱老师将此轴交熟悉的印刷厂摄影制版。不料工作人员将珍贵文物轴随意折叠以方便拍摄,造成深深折痕,惨不忍睹。潞丈连连叹呼“叫我如何向湖帆交代,叫我如何向湖帆交代……”此情此景,犹在眼前。丈墓木拱矣,令人唏嘘不已!

巨来先生的“下里巴人”,较之巴氏原作,更为整饬严谨,而“巴”字又明显吸取巴氏葫芦印的妙处。真正的大师无不勤于学习,善于学习,取精华为我用。陈巨翁和吴湖帆先生交谊深厚,一定研究过巴氏的这件原件。这二个巴氏的印章,据说仅见于此件,至今也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现。

巴慰祖是乾隆时代的名印家。晚清不大把别人瞧在眼里的赵之谦,居然也欣赏巴氏,曾有诗曰“浙皖两宗可数人,丁黄邓蒋巴胡陈”。“巴”即巴慰祖。

巴氏是属于徽派的,竟然也能刻元朱文,而且成绩斐然,这里的两印显

示其深厚的学养。当然,论元朱文,陈巨来先生是毫无疑问的“第一人”者。我曾说过:前无古人,也许也后无来者。原先的草稿是没有“也许也”三个字的。巨翁元朱文的代表作实在是太完美了。

前不久,见到几张世界小姐张梓琳的照片,惊为天人。挺拔而孕婀娜,高稚又透着亲切,这不就是陈巨来先生的元朱文吗!

多津(约略相当于今天的博多港),是日本的西大门。上至国使,下至客商,要想进入日本,这几间客舍都曾

是必经的关驿。 闯过风高浪急的东海,商人们携带的瓷器又碎了许多。清点一番,又是就地掩埋。鸿胪馆的遗址里,到处都是堆堆的碎瓷片,一如上林湖畔的两座青丘。

不过,毕竟还有许多完好无损的。交易从这里开始了。鸿胪馆遗址的一侧,展览着几排来自中国的青瓷器。另外的一些,则由福冈市博物馆收藏着。

交易并没有结束。商船继续驶进濠户内海,去到日本当年的心脏地带:难波津(今大阪)、平城京(今奈良)、平安京(今京都)。如今,奈良的药师寺里,还珍藏着一个当年传去的青瓷碗,它的故乡,就是上林湖边的山丘,那许多碎瓷片都是它夭折的兄弟。

出生入死的商人,乘风破浪的商船,成堆成堆的碎瓷片……这一切,成全了历史地图上那一弧细细的、短短的红线:中国瓷器传入日本之路。

而伴随着瓷器的,更有汉字、汉诗、汉文……

临江仙·龙

穆光宗

浩浩九州论英雄,自古屈指蛟龙。凭风穿云御虚空,恰紫气东来,最美日初红。

皎皎明月升海上,曼妙春花秋色。自由壮心喜相连,千秋家国梦,一腔热血中。

让人看的,而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“草”率从事,挥毫“扫”及那么多门户,实属“无知者无畏”,真为自己年少时的轻狂与孟浪而汗颜。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人写春联。

遥想小辰光,外公磨好了墨,铺好了纸,让我临帖。我可临不了几天,心思就集中不起来了(而今付来,那是多么宝贵、幸福的时光,我却不知道珍惜)。长大成人了,自然也想走进书法艺术,品味钢筋柳骨,叹赏苏黄米蔡。由于种种原因(主因在我自身),一而再再而

阳货篇载:孺悲欲见孔子。孔子辞以疾,将命者出户,取瑟而歌,使之闻之。

孺悲,鲁国人,其生平不详,仅《礼记·杂记》载“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‘士丧礼’”。将命者,传话人,孺悲所派。

用现代汉语复述此章:孺悲想见孔子。孔子推辞说生病了。孺悲派的传话人刚出门,孔子就拿过瑟来又弹又唱,让传话人听到。

孔子为何不见孺悲,不得而知。但从一般道理上说,孺悲必有令孔子不满甚至生气的地方。如“阳货欲见孔子,孔子不见”(阳货篇),就可能阳货篡权,孔子讨厌阳货。极有可为,孺悲在向孔子学习“士丧礼”过程中,有一些孔子十分看不惯的言行。这次孺悲请见,合理的推测是在初学“士丧礼”之后。不过,对孺悲“辞以疾”,对阳货“不见”,记载不同,显示孔子拒见的态度有所不同。“辞以疾”较为客气,“不见”则干脆、决绝。故可断定,孔子对孺悲未至厌恶地步。

饶有趣味的是“取瑟而歌,使之闻之”。这是孔子故意为之,通过传话人让孺悲知道。孔子此举,外人看来有点儿滑稽。而正面的滑稽向来都有讽刺在,都有深意在。孔子想表达的意思,就在这无言的“滑稽”中。可以想见,当传话人如实回禀,孺悲定然会想:“孔子其实没病,只是不愿见我。”接下来可能再想:“孔子为什么不愿见我?是不是对我不满?”倘若孺悲进一步反省自己的问题,从而羞愧、自责,则孔子的目的便达到了。倘若孺悲心生怨恨,则说明此人觉悟水平低下,孔子确实不必见他。无论孺悲何种反应,孔子均无需知道。

钱穆先生论曰:“孔子既拒之,又欲使知之,孺悲殆必有所自见于孔子。而孔子不欲显其短,使无自新之路,故虽抑之,不彰著。虽拒之,不决绝。亦孟子所谓不屑之教诲。”(《论语新解》)那么,孟子是怎么说的呢?孟子曰:“教亦多术矣。予不屑之教诲也者,是亦教诲之而已矣。”(《孟子·告子下》)教育也有很多方式呀,我不屑于教导他,这已经是在教导他了。这种不言之教,目的在于促使被教育者自我反省。

反省是觉悟的开端,亦是必由之路。反省是内心的自我省察,侧重于检讨自己的弱点、缺点、不足、错误,当然并不否定不该否定的方面。反省需有标准,从儒家角度说就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等。反省的直接目的是准确、深刻、全面地认识自己,在明确自己大有作为的可能性的同时,特别要看清自己在无限世界中的有限性。反省的终极追求是真正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,应该怎样活着。反省不可能一蹴而就,而是一个持续的、贯穿终身的过程。拒绝反省,从不反省,此种人不多。大多数人反省,但少而浅,故觉悟程度不高。只有君子,才会经常反省。至于像曾子那样“吾日三省吾身”(学而篇),则是凤毛麟角了。

三地搁置。外公去世,我失去了便利条件,学书法的这份念想也淡漠了;接触电脑之后,别说写毛笔字了,连钢笔字都懒得写了。

开成了音乐会,有这么热心的观众,还有现场讲解。这个午茶音乐会一周能上5个小提琴演员。人才就是靠这样一代代、一批批地涌现出来,走向观众和舞台的。为了中国小提琴事业我要说谢谢!”对于很多上海市民来讲,如今听一场“音乐午茶”是一种生活方式,青年音乐人也已经把登上“音乐午茶”的舞台作为自己值得骄傲的成绩写进履历,而观众的人群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“黑炭族”、“音三代”。

2014年10月12日,上海音乐厅以“十年如一曰”为主题,庆祝音乐厅平移十周年。推出了“星期广播音乐会”、“音乐午茶”、“银杏音乐会”、“家庭音乐会”、“知音三十分”、“经典室内乐”六个品牌、12个小时不间断的演出活动。其中有四个公益品牌都是在大剧院艺术中心成立后的十年间推出的。作为一个80多年历史的老剧场,上海音乐厅依然能在行业中焕发着勃勃生机,依托的就是艺术中心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。

过年了,明起刊登一组《我家的年菜》。敬请关注。

十日谈

大剧院“制造”

『孺悲欲见孔子』

白子超

